

梵天廬叢錄

冊五

先天圖說

卷一

梵天廬叢錄九

慈谿柴 粵小梵

馮煦二則

馮夢華中丞煦。任川漢路總辦。創設鐵廠。延德國工程師專其事。川督錫良優禮外人。於德人造謁。輒敬禮有加。馮頗非之。以為是工匠耳。何必如是。則輕慢之。德人憤。訴於公使。移文川督。殊不直馮。會新任藩司吳某蒞任。吳好歌京曲。酬酢之餘。不覺技癢。高歌一曲。得意忘形。強馮一賞其藝。馮拂然拂袖而去。於是吳亦銜之。遂與錫良交本劾馮五大條。欵其不識時務。居一焉。適岑西林有調江督之訊。同時密保。謂馮才堪大用。李蓮英

為慈禧皇太后所親信。岑更為營點。而安徽藩司之命下。距川督參札到時。適早一日也。經大有力者為之排解。以朝令夕更有失威信。此議遂寢。遷皖藩後。有徐烈士錫麟之變。恩銘出缺。馮遂拜皖撫矣。平步青雲。位臻開府。皆西林之力。君子於以有得一知己之歎矣。

馮少時傷耦。顧影竄獨。悼亡之懷。至老彌篤。歲時寒食。輒揮老淚。此一事亦可傳者。

惲彥彬十一則

武進惲公彥彬。以同治庚午江南鄉試舉人。北上會試。過山東某驛店宿。宵醒。則見一玉面狐。雙目炯炯。緣足而上。公素畜貓。

旅行無伴。覩此狐。則亦甚愛。默思俟其近口。當戲啣其面。狐忽不見。次年春。聯捷傳臚。公之姪毓嘉。字孟樂。光緒壬辰傳臚。為

小傳臚。

公自言前身為和尚。能默識修行及所處寺宇形勢。同邑盛旭人廉訪。即杏蓀尚書封翁亦自言前身為和尚。故甚相得。然公喜佛而惡僧。自粵學使任請假歸里。嘗掌捫清涼寺某和尚。惟與天寧寺方丈冷開久交益敬。趙不黨為常州軍政分府司令。欲籍寺產。時城中護國寺已改中學校。崇法寺獨得公力保全。規模日益擴大。公謂上等者為和尚。其次和樣。其下則和嚶而已。公能默誦金剛經全部。一字不訛。於其他儒書則不能也。

公之長女適農工商部員外郎太倉舉人陸長儀。

字季良。鼎華。

改名陸邁。任吉林知事。最欣賞其制藝。中古之名士。士而不名。今之名士。名而不士。二語。

義烏朱一新侍御。與康南海不合。貽書與辯。稱康長孺。不稱長素也。公敬侍御之為學。奏請立傳祠祀。侍御為學。遠宗憚遜卷先生日初。

明末時人。劉念臺弟子。劉氏高足弟子二。一為餘姚

黃黎洲。一為遜卷。遜卷曾纂劉子全書。又撰社約。其書之精。堪

媿美。念臺人譜。今言自治。此書不可不參。惜僅見檀几叢書中。

無單行本。著有無邪堂答問。公為先生九世姪孫。繼承家學。曾屬親家學部參議江陰繆藝風。孫校刊遜卷文稿。版藏里第。

公雖與南皮張文襄公意見不一。而其敬侍御則同。侍御得久長廣雅書院。教兩粵人士讀書。實一制軍一學使之力。

公以光緒丁酉冬。以侍郎回籍修墓。戊戌春。嘉定廖尚書壽恆在軍機。函約聞政。不往。是年遂有擢用康梁及慘殺六君子之事。蓋公之見重於慈禧皇太后。與善化瞿文慎公鴻機同。太后善相人。謂公秀逸多福。子孫必蕃衍。瞿貌較文宗略癯。而可以當國議大事。二公辛未同年。然公知太后信讒。致德宗失歡。不可以孝治。而舊日綱常之說。猶足束縛。新黨躁進必儻。己若入軍機。則諫與否兩難。因是遲遲。居常與諸孫。公有四孫。其長次皆已教訓。言未嘗不譽康氏及譚陳兩公子。瀏陽譚公子嗣同。

義寧陳公子三立善讀書為學迨剛毅當國公謂剛毅對人言漢人是混帳忘八蛋旗人之識字者亦是混帳忘八蛋此何語馬可伍仕心彌淡未幾義和團遂禍國

公第四女適餘杭褚稼先德勤今招商總局秘書也謂褚曰中國學風之變由於張文襄江蘇學風之變由於端忠愍

公守南田家法工花卉宣統庚戌冬與莊賡良前湖南布政使同修里中東郊紅梅閣築古春軒繪紅梅一幅着色用硃不用臙脂也並題絕句云傑閣依然劫後存祇傷無處覓花魂一枝為寫橫斜影是否羅浮舊夢痕公之詩亦不多見僅見此與古

春軒一律

公光緒癸巳奉使過曲阜。謁孔林。孔氏子答拜。公謂尊孔固是。祀田則非。因祀田而縱孔氏裔孫之專橫。則尤非。公蓋有所見而云然。

公於醫於星命相術無不通。尤精堪輿。著有相地一書。門人許

受衡字璣樓。江西人。光緒癸巳解元。任江蘇高等檢察廳長。為

之序。許氏中式時。公為江西鄉試正主考。吳縣鄒編修福保副之。於衡鑒堂扶鸞。問今科解元何人。乩曰。許爾先知。受命自天。衡鑒自定。及拆彌封。則領解者許受衡也。

有人說。公幼時。以牙牌數卜功名。其占云。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乃己未遊庠。辛未聯捷。癸未開坊。乙未擢侍郎。未之時義大矣。

哉。

公自奉儉甚。既掛冠里居。恆步行。夫夏持假珊瑚柄。泰西綢。舊傘。其色玄黃。服白夏布直裰。行絳雙桂坊。羣不逞之徒。以為儒生。易與也。鼓噪擁入。茶肆。甲曰。汝傘柄碰我鳥籠。致驚我鳥。乙曰。此鳥名鳳凰。鷗。未路遠。其值百餘金。且育之十年。習技甚多。今音聲已壞。丙曰。窮措大。安得現金。使以田單為質耳。公未遑辯。而里正。未大怒曰。爾輩敲詐。何至詐及朝廷侍郎。反矣。反矣。羣大驚。羅而跪。公曰。鳥若傷。吾應償。值幾何。汝應實言。里正曰。鷗風熾矣。此輩致問。閣無安枕。弗痛懲。非地方福。即呼茶。博士一一開名。請公名片。公堅不可。且曰。吾無所干謁。未携此。里

正乃徑稟武進邑署捕訊皆監禁敲詐之風為之殺邑宰聞訊翌日即衣冠謁公公曰吾雅不欲語以姓名冀可理喻不圖前此犯案如是纍纍宰奈何不早懲治毋使我啟鄉士大夫干政之漸宰之僕謂宰曰官春間蒞新徧謁邑紳此叟佇立院落謙恭甚語我猶駕固不知即為憚侍郎其和藹可親有如彼者

李瑞清八則

江西李文潔公瑞清字梅菴別號清道人未第時取女於某氏泰山器重之留居甥館時值天寒梅菴處境不裕服御甚儉泰山則久官而歸囊尚充盈每以華服進梅菴卻之一夕夢醒見有貂裘覆身以為泰山之愛己也起而稱謝泰山愕然曰余歸

隱里門。官衣久什襲不御。是裘度於箱底。何以得出。急遣人覓之餘無所失。而裘實己之物也。梅菴亦驚訝不已。遂歸而藏諸。始終不知何因也。

梅菴生平志節卓然可傳。書法仿瘞鶴銘而神似者。辛亥革命。梅菴在江甯藩司任。庫中儲有六七十萬金。軍人要求十萬充軍費。不許。幾罹於禍。迨南京獨立。召地方紳士。悉畀予之。命歸於自治局。潔身而退。紳士贈以五百金。送之上海。

梅菴封翁蘭生方伯。官湖南衡山縣時。一日有其至友某來謁。亟出迓之。則見身着蟒服。甫至二堂之後。遽稱今日有事。不能久談。即返身上轎而去。略無行李。僅一僕擔杖海棠數盆。隨之。

而行。心甚訝之。後聞是友於某邑任所。因土匪突起殉難。距未見時方數日也。然則忠義之氣聚為英靈。理固不誣。事亦竟有之矣。

遜清予謚梅菴為文潔。昔柳下謚惠。婁謚之也。後之學者輒私謚先生。梅菴見忠信於清。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梅菴少有三子之目。即公子孝子才子也。封翁宦於湘滇兩省。而退隱於湘。故梅菴自謂生於雲南。長於湖南。官於江南。生平僅能湖南語。不能操江西語。光緒癸巳舉於鄉。年未冠。題為論語道千乘之國一章。梅菴不習八股文。起講下以散文行之。雜引周秦諸子。遂入彀。次年春。以喪服未應禮部試。及癸卯。以庶吉士改官江蘇。

候補道。乃遇老師武進惲文簡。文簡謂癸巳主試江西之先。正涉獵諸子。而闡中能引子書語者。惟此一卷。故選取中。梅菴思致頗鈍。每作一文。構思數日。乃敢下筆。為兩江師範學堂監督六年。欲撰孔子學一書。卒未就。故著述不多見也。

梅菴謂殷人尚鬼。歲四祀。其官巫祝。其政禮。其弊也。惑。周人尚文。其官師。其政教。其弊也。偽。秦人尚法。其官吏。其政刑。其弊也。暴。漢人尚農。歲曰季。其官三老嗇夫。其政食貨。其弊也。愚。愚民政策始於秦。盛於漢。自漢至清。其道不變。此實梅菴心得語。

張人駿督江。梅菴與陳子礪提學入見。陳說改良改良。張氏曰。與其改而不良。何如良而不改。梅菴曰。三年無改。孔子且以為

難語頗滑稽

梅菴在江甯。薪費頗優。月可八百金。以其二自奉。餘助親友師。範學生且有得其周急者。人以比孟嘗君。何如以比晏平仲。梅菴食量殊宏。在滬一日盡百蟹。故謂之李百蟹。與李北海音混。鼎革後。作道家冠服。而食腥羶。故滬人嘲之曰。道道非吾道。天天小有天。小有天者。滬上著名菜館也。嘗訪某寓公。門丁斥之曰。敝宅貼僧道無緣條子。你豈不見。欲與友遊。無錫惠泉山友曰。公若入山。山門外手民。當得一好模範。蓋嘲其肥胖似大阿福也。梅菴少年多情。其所以字梅菴者。與彭剛直事相類。其影事甚艷。梅菴於酒後嘗為人述之。

李蓮英二則

李蓮英為慈禧皇太后信任。親貴大臣莫不致禮。光緒甲申以後。興練海軍。李文忠公實主其事。海軍成。奏請欽派大臣校閱。太后命醇王至天津閱兵。令李隨往。明日侍候。實監察也。文忠預備行臺。王與李居處一切均無軒輊。其稍異者。但閱兵時王坐於前。李立於後而已。及庚子西幸。陝撫某辦皇差。為李備行館器具。一切均極精潔。前站某王見之曰。此豈可居李總管耶。命速更易。須與辦老佛爺者一律。但黃緞鋪墊改用紅緞可耳。其貴耀如此。

人傳李於做藥時未能淨盡。故猶通人道。太后暱之。為其便於

林第。非有他故。姑以傳彪。不能向其袴襠中踏勘也。

旗籍官吏二則

八旗多勲戚世族。清室又厚撫之。衣租食稅終其身。故世俗子弟習於驕惰。不事詩書。而其入仕較漢人為易。升遷亦速。蓋藉門閥族地以得官。益輕典墳為無用物。然其為顯宦者。輒喜咬文嚼字以自掩其陋。尤以駐防各省將軍都統為最甚。每以此貽人笑柄。清初已然。特至末流為特甚耳。光緒初葉。江甯將軍某以任子得列仕版。少時跳踉出就外傳讀。輒逸去與無賴遊。及年長。僅識之無。任江甯將軍時。與江督暨各司道酬酢。乃練習官場習慣語。及公文中扼要語。以備酬應。然不通文理。亦不